



迥異的回饋

■ 謝新福

1

我常常以自己的經驗，勸戒現在的年輕教師，不可以學生的成就和好惡，直接地反應在師生關係上。你喜歡一個乖巧聰明的好學生，或討厭一個粗魯頑劣的壞學生；不只是當時給孩子們產生偏愛不平的感覺。尤其多年以後，待他們長大，再遇到他們，他們竟以迥異的方式回饋，內心就會有無限的感慨！

教書半生，眼看着一批批學生走出校門，然後長大成家立業。偶爾過節假日，總會有三兩個懷舊的孩子，千里迢迢地找上門來敘舊。前年秋天，我初任教師教畢業的一個學生。相隔了四分之一世紀以後，竟然從電話中傳來陌生的聲音：「謝老師！我是您的學生繆××啦！還記得嗎？小時候您最疼我了！老師！那天有空我去拜訪您。」

「繆——哦！我想起來了，妳是那位五年級才轉來的客家孩子。」雖然聲音陌生，但是經她報名的聯想，廿五年前那個乖巧討人喜歡小女孩的影子又出現眼前。人的記憶真神奇，只是一通電話，就叫我通過時光隧道，回到廿多年前的境地裡。

我正怔在電話機旁回憶，她却熱切地在電話裡，把她的家庭狀況和事業成就向我作了簡明的介紹。真是後生可畏，三十多歲的人，竟然在臺北擁有三家大觀光飯店的股權，同時是某人壽保險公司的處長。

果然，第二天傍晚，她就趨車從臺北到山



圖／陳利國

城來看我。寒暄敘舊，相談甚歡，最後她說改天一定要請我到她的觀光飯店去吃飯。

「對了！老師！您現在當校長了，身份地位不同了，有沒有投保人壽險！」突然她把話題一轉，談到她的本行。

「沒有！老師是公務員，已經投保公務人員保險了，還需要再投保人壽險嗎？」我說。

「不一樣啊！投保人壽險是現代人應有的保障！……」她邊抽出她們公司的保險規章和說明書，一邊向我詳述各類保險的給付優惠，最後她直截了當地向我促保：「老師！您不能放棄機會，您應該投保！」

本來我對人壽保險沒有好感，却被她的口才說得徬徨無主，尤其妻似乎更是心動，也站在她那邊頻頻遊說，終於，我十分慎重地在廿年期，六十萬元的保單上簽印！

「老師！您該謝謝我給您的保障，我也謝謝老師幫助我的業績，至於佣金，我是絕不敢要老師的，往後分期從保費裡扣回好吧！」我把第一期保費繳給她，她十分好意地退回第一期佣金四千五百元。

去年繳付第二期保費，她請山城的分公司業務員來收，她在電話裡面向我說，改天她會把佣金親自送到我家來，一直過了三個月，不但沒見她人影，甚至連電話聲息都沒有了。我漸漸地意會到她的話，可能不算數了。

不想他們班同學約期在臺北士林郭同學家聚會，郭同學特別用專車邀我作陪，席間赫然發現她也在座。她仍然十分親切又有禮地招呼「謝老師！」隻字不提她曾千里迢迢到山城向

我促保的事。佣金？她當然忘了，其實我也該早忘記這回事才對，早先我向郭同學提起她的「成就」，發現郭同學「不屑言她」，多數同學也經歷過她的促保困擾，終叫我明白，經過廿多年的物換人遷，當年乖巧的小女孩，在商場歷鍊了那麼多年，物質文明的佔上風，在商言商的她，我怎能見怪她，遺忘了廿五年前的師生之情、不守信用的收了我該給她的拉保佣金？

2

人與人常有狹路相逢的時候，雖然我們經常不滿戲劇裡的離奇劇情，可是每當自己發生離奇的際遇，却又毫不考慮地直呼「人生如戲！」

我想，當老師的發生這種情況最多。隨着年齡的增長，學生人數的增加，經常會在人生地不熟的異域，碰到陌生的年輕人喊你老師。蒼老些的老師，學生永遠認得，雙眼老花的老師，是很難記得長大後學生的聲息和笑貌了。

前些日子，我開車到南區參加宗親會，那是一個偏遠的陌生鄉下，不料回程的時候，車子突然出了毛病，開行百來公尺就自動熄火，附近沒有電話亭可以求救，我只好開開停停，希望前程不遠會有市集，或許有家修車廠也說不定。

果然在鄉下公路旁幾家商店聚集的地方，有一家修車廠，我趕緊把車停靠在那家簡陋修

車廠門口，下車才發現他們也兼修農機。我剛踏入滿地零件，油漬遍地的廠房，就看到一位滿身污黑的修車工人從一輛小汽車的底盤爬出來。

「怎麼了？車子出毛病？」修車工人和氣地問我。

「是啊！不知道什麼毛病？會自動熄火。」我說。

他走到我那輛天藍色裕隆一千二車頭，熟練地掀開引擎蓋，微笑地向我說：「小毛病，電路接觸不良，我幫你檢查一下，很快就會修好。」

我看著他把蝸形揚聲器拆下來，從裡頭取出一截簧片向我說：「就是這個壞了，我馬上給你換一個。」我向他說謝謝，看他那麼客氣老實，不像會敲我一筆的人，我也不好意思向他探詢價錢。他轉身取來一隻新的零件，熟練地轉動著起子和扳手，不一會功夫，就扣上引擎蓋。然後他向我索取鑰匙，說要試開看看行不行。瞬間，我的車消失在木麻黃路樹盡頭，大約兩三分鐘，又看見我那輛車的熟悉影子。

「老師！好啦！沒問題了！」他下車詭秘地向我行了一個大禮說。

老師？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，楞在那兒半晌，才不好意思地問他：「你是？——」我思索又思索，實在想不起眼前的陌生年輕人那兒見過？

「我是您的學生邱××啦！小時候我最調皮搗蛋了，常常被老師打手心和罰跑操場！」他靦靦地道出了多年前的師生關係。

喔！我終於想起來了，他就是山城郊區小學我教過的又髒又野的孩子。不只是打和罰跑操場吧！最嚴厲的一次處罰應該是罰他一個人掃一個星期的廁所！我想他這輩子都不會忘了那回事的，只因爲他用刀割傷了一位我心疼的好學生的手。

句踐怎麼可能忘了在吳清瀾馬廐的日子？我想他絕不可能忘了，小時候獨自掃了一個禮拜廁所的苦難。十多年的人生閱歷，加上胼手胝足苦幹的日子，不只改變了他往昔頑劣的性格，也懂得寬厚待人的美德，他沒有說破當年偏心的年輕老師不當的處罰，是他人格成長的昇華！這回輪到我感到靦靦了。我趕緊岔開話題，讚許他的改變和成就。隨手掏錢詢問他修車費。

「什麼話！這是難得的一次學生爲老師的服務機會，怎麼可以收費，笑死人了！」他豪爽地說。

他無論如何都不肯收修車資，執着十多年前的師生情懷，更叫我汗顏。最後他邀我到屋裏喝茶敘舊，看見牆上的賀匾題欸，才知道這家修車廠的老闆，就是他本人。

及此，我不得不懷疑人生貴賤的分際，一個有轎車代步的人壽保險公司處長，以他尊貴的身份和地位，却不容於她的小學同學；而一個自兼老闆和技工一身的陌生學生，却教一個多年前虧待他的老師，感到無比的歉疚和自責不安！



作者：桃園縣大溪鄉永福國小校長